



□ 12
3757
?





王裁說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為四岳語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
 記事五帝本紀用今文尚書說云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
 女二句不為堯言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二句為舜事似非
 經意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本紀釐降自舜言之聞逆王姬矣
 聞尚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曰降之者也錫瑞謹案段說大
 謬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焉當屬堯之獨斷史公今
 文家說最塙若如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焉當屬堯之獨斷史公今
 情且堯試舜而先女以二女正欲觀其夫婦請以帝女事舜殊非人
 下二女屬舜乃於下文慎徽五典文義相承蓋堯見舜能以理下
 二女使行婦道於虞乃知舜果能齊家而試以爲臣之事故史公
 云堯善之乃使舜慎徽五典也如以釐降屬堯則堯方女舜以二
 女尙未知舜待二女何如也蓋舜之事也又云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言舜刑于二女之事也蓋舜時在媯汭其父母在虞不在
 一處故舜妻二女而其父母不知舜以理飭下二女于媯汭乃使
 行婦道于虞故堯見而善之史公以前二句屬堯此二句屬舜塙
 不可易列女傳曰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
 承事舜於畝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謙恭儉思
 盡婦道又頌曰嬪列有虞承舜於下正與史記飭下之義相同漢

今文尚書文登卷一

三

木下中也
寄贈

書五行志谷永曰食地震對曰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
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子雲用今文說亦與史公義同
外戚傳曰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氏以釐降屬
舜師古注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媯汭言
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後
漢書荀爽傳爽引經而釋之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
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尚
主之禮云昔堯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又申鑒時事篇云尚主
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二荀論漢尚公主之非而引釐
降之義故舉堯而不及舜非謂釐降非舜事也段氏所聞者秦漢
尚主之事惡足以
說唐虞之書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今文作入于百揆百
揆時序○史記堯本紀曰

日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舜本紀曰
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段玉裁說堯本紀作入今文尚書也錫瑞
謹案敘作序亦今文尚書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曰遷
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太傅祠前銘曰越尹三卿百揆
時序禰衡顏子碑曰百揆時序皆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
卿皆非相位伯喈引此經以美之者蓋不以百揆為相名又以百

揆為敬揆百事蓋竝不以百揆為官名史公以百揆為百官此今
文家不以百揆為官名之證左氏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百
揆為百官揆事之處本非官號史公以為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
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耳入
百揆在徽五典賓四門之間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
可知淮南泰族訓曰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
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淮南
言大麓本之大傳任以百官與史公義合即入于百揆之事也撰
偽古文者遂以百揆為相又以四岳共為一人皆由偽孔亂經致違古
義論衡恢國篇曰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仲任
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為官名不以
百揆為官名慎徽五典鄭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是
也若百揆為官名仲任何為舉司徒司空不舉百揆乎譙周古史
攷日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與偽孔誤同皆不足
據○今文典一作堯尉氏令鄭季宣碑引作堯衡方碑典謨作堯
引慎徽五典仍作典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馬融曰四
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美德也錫瑞謹案據史公馬氏之說則今文說以賓四門為攝太
子之職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朝聘篇曰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孝經鄭注曰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疏以為異代之制蓋
本唐虞舊法堯始以丹朱為太子至是乃廢朱而使舜攝太子之
職賓四門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
郊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
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
官似不
足據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
堅用夏侯尚書作納與歐陽尚書作入

不同史記論衡作入皆用歐陽本○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史記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
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
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
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
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
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麓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也
知伏生不以麓為錄者大傳曰致天下於大麓之野又曰禹乃興

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為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為
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
麓為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錄之野與九招之樂於大錄之野文義
豈可通乎訓麓為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水經注引應劭說
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
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據鄭氏
說大麓即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
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
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
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
不得以麓為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即大傳漢書于定國傳
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
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班固燕然山
銘曰納于大麓維清緝熙劉毅上鄧太后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
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尚書
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
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
以麓為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為眾多竝吉之喻又博士異說也

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為說曰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
 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則庶二子擬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
 乃知其聖又吉驗篇曰堯聞微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
 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感類
 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
 不犯蟲蛇不害皆以麓為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尚書說三公位不
 同淮南子秦族訓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
 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二女以治天下
 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
 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叔師亦以麓為林麓故別出之於任職之外
 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
 者也王仲任應仲遠兼治古今文說高誘王逸則專治今文說者
 皆以麓為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甫刑與今文合則
 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愷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迅雨
 不惑則亦必以麓為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為
 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
 日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絲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
 水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橰是禹之治水必入
 山林川澤則舜行視絲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

事有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
 麓伐木即經所云隨山栞木正歷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即入于大
 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列女傳曰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與鄭所云入
 麓伐木義同御覽職官部五引春秋緯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
 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麓占經引春秋緯元命
 苞曰唐帝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
 之大麓蓋亦以麓為山麓如藏之名山之義與運斗樞說同鄭注
 書序不誤而注大傳用博士傳會之說殊非伏生之旨魏公卿上
 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
 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
 帝位直以大麓為受禪之地則沿鄭君之說而更失之者也段玉
 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錄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
 解為大錄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
 文說也陳喬樞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
 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
 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瑋。一作列風雷雨不迷
 列見王莽傳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今文作三年。史記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

三年矣孫星衍說乃言字疑衍文古文
乃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今文作不台。史記曰女登帝位舜

怡憚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憚也史記自序曰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憚也
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尙書作不台即怡字史公作不憚蓋以
故訓代經漢書王莽傳引書曰舜讓于德不台今本作不嗣文選
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李賢注曰前書
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
本作不嗣乃後人據古文尙書改之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孟堅用夏侯尙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尙書不異不
當於王莽傳
獨作不嗣也

正月上日
大傳曰上日元日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

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
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正月元日故以異文錫瑞謹案鄭君蓋
用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
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曰孔子曰
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皆今文家言舜禹改正之事尙書中候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緯書多同今文鄭君據以爲說也大
傳曰上日元日則上與元文異義同王引之說謂上旬之善日非
謂朔日也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
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

受終于文祖
大傳曰受謂舜也史記五帝本紀曰文祖者堯太祖

也律書曰年者禪舜申戒文祖馬曰文祖天也天爲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
隱曰尙書帝命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重屋周
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義引帝命驗五府作天府又曰文祖
者赤帝標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
日明堂江聲說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爲五府之大
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即告天也孫星衍說荀子禮論王者
天太祖堯之祖黃帝必以配天馬說與史公合孝經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鄭說與
馬氏史公俱同義錫瑞謹案緯書多同今文鄭君亦用今文家說
明堂乃尊祖配天之處故史公以漢高廟為文祖廟為天各舉一偏言
之其實一也漢書王莽傳曰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是以文祖為太祖廟與
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為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
史公說同論衡謹告篇曰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
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文祖為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
仲任皆用歐陽尚書而一以為太祖廟一以為天足徵二說之異
而不異矣桓子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
於此此亦古說文祖即明堂之證孔叢子以受終于文祖為受命
也及其受終于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作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大傳
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
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
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又玉海引大傳曰七政布位日月星之主
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
謂之為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孫星衍說大傳云旋機謂之北
極此蓋夏侯歐陽之說與史公殊玉海所引或歐陽之說又與夏

侯不同錫瑞謹案孫氏以大傳云旋機為北極為今文說史記云
北斗為玉衡為古文說非是以玉海所引大傳為歐陽說尤非也
旋機玉衡今文當兼北極北斗言之七政大傳明以春秋冬夏天
地人為說不當又有日月五星也史記律書曰旋璣玉衡以齊七
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
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一樞第二璇第三
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
第七為標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
璣索隱於填星下引文耀鉤曰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
宿之分也說郭引運斗樞曰天文地理各有主北斗有七星天
子有七政也又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云云與史記
同斗第一天樞云云與索隱所引合又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
玉衡星散云云此以旋機玉衡皆為北斗文耀鉤以旋機為中宿
則近旋機北極之義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注引星經曰
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
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璿璣句下孫
星衍云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其說是也據星經說苑兼用
大傳旋機北極史記玉衡北斗之說漢書律厯志曰衡平也其在
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北斗名玉衡而

佐旋機北斗非即旋機疑伏生專就北極言之史公專就北斗言
 之旋機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多不分析非大傳為今文史記
 為古文也若玉海所引大傳非大傳其說與索隱所引馬融注合
 是古文說王伯厚誤引耳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璿或作璿機或作
 璿參錯不一據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當以旋機為正易乾
 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承循
 機鄭注曰承長也循順也以長為順斗機為政也春秋運斗樞曰
 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
 漢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詩思文正義
 引尚書旋機鈴不作璇璣史記據索隱則所見本作機今單行索
 隱亦作璣乃後人所改古書作旋機者與大傳合其或改從玉者
 因馬鄭古文說以璇璣玉衡為渾天儀云以美玉為之其字從玉
 淺人用其說遂改史記等書旋機字亦從玉不知古無測天儀器
 故大傳史記不以機衡為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史記不以
 七政為七緯攻兩漢人所引經義皆以機衡為星法春秋感精符曰
 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入極揚子太元攤曰運諸泰政繫
 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亦必以為
 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

前後今遂隆集於河濱子駿習古文尚書者而以機衡與太階魁
 杓並言則以為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尚未出也後漢
 書郎顛傳曰璇璣運動作與天相應續漢書律厯志曰昔者聖人之
 作厯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傳毅明帝誅曰璇璣所建靡不奄
 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又禮銘曰機衡建子萬物
 含滋則以機衡皆為斗建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曰升紫微平機衡
 又後碑曰陟泰微准樞衡即機衡也蔡邕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周旋三臺充列璇璣運胡公碑曰內正機衡又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烈侯楊公碑曰璇璣運周七精循軌七精當即七政九疑山碑曰
 旋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機與泰階並舉王逸九辨序曰天有
 九星以正機衡九思曰上察兮璇璣注云璇璣一作旋一作璇機蓋
 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也察即之義九思下文云大火攝提
 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為星名矣注云璇璣天中故先察之是其明
 證九思又曰策謀從今翼機衡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正後人改之
 參差不一之證以此推之則凡古書以旋機為星名而其字從玉
 者皆後人據馬鄭古文說妄改之耳馬鄭古文渾儀之說雖本緯
 書然兩漢古義皆不如是江聲劉逢祿魏源已辨之大傳以旋
 機為北極本於周髀算經魏源書古微說解已詳茲不復贅以旋
 肆類于上帝書曰肆類于上帝李氏家書引亦作肆○今文一作

遂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經皆作遂類于上帝。蓋今文尚書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也。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而說文示部作禪。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尚書說。蓋今古文說本不相遠。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繩之。詩文王是類是禡。毛傳曰於內曰類。於外曰禡。爾雅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必告攝乃有類祭。

禋于六宗

○今文尚書亦作禋于六宗。○史記堯本紀封禪書漢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禋。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維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續漢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邵議。據此則漢初已祭六宗。皆用今文之義。至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揚子太元元告曰神遊乎六宗。范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為六宗。論衡祭意篇引尚書曰禋于六宗。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楚辭惜誦云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云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尚書禋于六宗。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諸書皆用今文義。而字作禋。與鄭本同。蓋三家異文。非由後人改之也。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禋。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禋宗。皆作禋。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六宗。在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為日月雷風山澤古尚書說為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文明言山川。劉歆與古尚書說為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文明言山一作湮。蓋假借字。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湮于六宗。此之謂也。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

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據此則伏生謂天地四時三家謂在天地四時之間似異而實不異漢志變四時為四方者蓋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其義亦不殊也何氏公羊解詁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竝稱也何氏公羊解用今文尙書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中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為說江聲說六宗即明堂六帝帝即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孫星衍說六宗為上下四方之宗不得如許氏所駁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俞正燮說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合遊神則亦漢人說太玄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大小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誦云合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書六宗按觀禮壇加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楊鴻臚聽似嬌妨翹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下云指列宿以自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予聽之列宿北斗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槩六天劉向治今文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尙書之文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

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即劉說也。一作煙于六宗。路史餘論五云禮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是羅氏所據大傳本作煙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與路史所引合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是鄭據書煙于六宗之文以注禮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禮于六宗續漢書禮儀志云六宗燔燎大火燃有司告事畢與路史合

望于山川。今文尙書亦作望于山川。史記與論衡祭意篇引亦今文尙書也陳喬樞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望秩于山川。漢書郊祀志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云類帝禮宗望秩山川黃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言望秩羣神以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禮蓋今文尙書多秩字與下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文同趙熹張昶皆引此經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皆用今文尙書

今文尙書亦作望于山川。史記與論衡祭意篇引亦今文尙書也陳喬樞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望秩于山川。漢書郊祀志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云類帝禮宗望秩山川黃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言望秩羣神以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禮蓋今文尙書多秩字與下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文同趙熹張昶皆引此經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皆用今文尙書

徧于羣神

徧于羣神。今文尚書亦作徧于羣神。黃圖載元始儀作徧于羣神。魏公卿上尊號奏皆引徧于羣神。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注古文班或為辨。辨引徧于羣神。飲酒禮大射儀鄭注云。近故古亦通用。不盡由後人改之。一作班于羣神。辨音。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揚雄太常箴皆引班于羣神。蓋今文作班。史記作辨。徐廣曰。辨音班。從今文讀也。樊毅修西岳廟記云。辨于羣神。惠棟說辨亦音班。

輯五瑞

輯五瑞。今文作揖五瑞。史記本紀漢書郊祀志魏封孔羨碑。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觀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瑁。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乍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

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璜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璜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故。象。半。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錫瑞。謹案。據白虎通。義則今文家說。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亦卽下文五玉。珪。易。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璋。皆執贄。見王之贄。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爲。見。王。之。贄。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互。璋。五。玉。盡。亾。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

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舍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為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觀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

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瑞。史記本紀封禪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瑞贊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為珪信瑞也歲二月東巡守。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班習夏侯尚書戴記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大旁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

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陳喬樞說攷上文正月上也為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為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為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馬注正本緯書知為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知之耳羅泌路史非之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為受終後五年非也羅據大傳說似更塙

至于岱宗柴。史記曰岱宗泰山也錫瑞謹案至于岱宗柴今文家說以為封禪後漢書張純傳請封禪奏曰書曰歲二月

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又山澤篇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是以至于岱宗柴即

是封禪今文義也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下與今本略同白虎通巡狩篇曰嶽之為言擗也擗功德也東方為岱宗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又曰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是古皆以柴字斷句不連望字為義。今文一作至于岱宗柴。段玉裁說今本作柴漢以後人所改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當作柴說文示部作崇云燒柴燎祭天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亦當作崇說文示部作崇云燒柴燎祭天也錫瑞謹揚雄甘泉賦曰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樊毅修華嶽碑云故帝舜受堯厯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崇燎埋此今文作崇之證而漢人引經亦作崇者漢時今文通行取其便俗故中有俗字西嶽華山碑云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

柴祭燔燎此石刻之可據者而作狩作崇與史記文合是知史記之狩字柴字非後人改之也又案鄭君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以此為祭靈威仰蓋今文義

望秩于山川
○今文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亦作望秩于山川
○錫瑞謹案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

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引此經以明巡守封禪之義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則鄭所據尚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尚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尚書無此四字或歐陽本無之

肆覲東后
○今文作遂覲東后
○史記封禪書引作遂覲東后
○武封禪刻石文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
○一作遂見東后
○史記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

東后乃以故訓代經肆覲作遂見蓋今文尙書漢書郊祀志周禮

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皆作遂見郊祀志曰東后者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作協○今文一作叶時月正

令章句引皆作叶日○白虎通巡狩篇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月

史記作合故訓字

同律度量衡錫瑞謹案同律度量衡之同古書皆不以爲陰呂漢

民信也上加乃字則同謂齊等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日黃鐘二日太族三日姑洗四日蕤賓五日

夷則六日叅鍾呂以旅陽宣氣一日林鍾二日南呂三日應鍾四

日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

矣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

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槩合會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

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

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無一語及同又曰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

繩亦不以同爲實義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師古曰

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是不以同別爲一物尤明新莽量銘云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協時月正

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樂當作正法度同

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亦以同

爲齊等之義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

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

以同爲陰呂與鄭周禮注義鄭君蓋以周禮典同是陰律故

取以釋此經是亦鄭據古周禮說以易今尙書說之明證也○今

修五禮五玉○今文作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

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

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孫星衍說大傳五玉作

五樂見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

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夔哉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

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

比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

都邪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日緜緜并論八音四
會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
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簇以爲
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
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陳喬樞說王制云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則其所據尙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郊祀志互相
證明漢書多用夏侯尙書禮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故昭合也
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樂作玉之不同耳錫瑞謹案據大傳與漢志今文有五樂
字無疑然帛所以薦玉下有帛字無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五
樂五玉皆當有之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
存五玉而去五樂非大傳之舊也今本大傳作舞齊落歌日緜緜
與繇所引小異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瀉諸人
舊注今文遺說也

三帛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三孤所執也鄭注曰帛所以薦玉也必
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

繒通典引中候曰高陽氏尙赤繒高辛氏尙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
黑繒陶唐氏尙白薦玉以白繒錫瑞謹案馬用古周禮孤執皮帛

之說虞時不聞有三孤則其說非也鄭說本中候與大傳三統三
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
正尙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尙黑故其
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繒少皞以十
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一月爲正尙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尙
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聞禮緯含文嘉曰天子
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曰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
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君弟子與鄭說不同
二生 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
通作生疑後人改之孫星衍說二生者古以麋鹿白虎通文質篇
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惴惴也公侯
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侯之德全卿大夫贊古以
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
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
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麋鹿
非羔雁也

一死 馬注曰一死雉士所執白虎通瑞贊篇曰士以雉爲
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贊。今文作為擊。史記本紀作為擊。漢書郊祀志作為贊。蓋今
後之人。文尚書多為字贊。俗字當從史記作擊。封禪書作贊。無為字乃

改之。如五器卒乃復。馬注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角已下

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義合

鄭以執祖為文祖。與今文尚書禘祖異。則鄭用古文說。馬以卒為

禮終復為還玉。疑用今文說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說五嶽一作嶽。孫星衍說大

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為霍山。何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

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為南嶽。在廬

江濳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

華。北至恆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

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為南嶽。皆今文說

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為南

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

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

之舊。非以霍山為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

衡山為南岳。周氏以霍山為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

周禮以衡山為南嶽。唐虞南嶽。卽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岳。則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

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為霍

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

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大傳云：中祀大交。霍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

所祭。是鄭從今文說也。苑辨物篇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

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說文曰：嶽

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太室。許叔重治古文。其言五嶽。亦從今文

說。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

護養萬物。故以為稱也。廣雅釋山云：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

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恆山。外方謂之嵩高。峻嶺謂之衡山。

以霍山。列泰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為南嶽矣。淺

南嶽亦謂霍山非謂衡山也淺人所以致疑者衡霍兩山皆有二
名古多謂霍為衡後多謂衡為霍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初疑史
公用堯典古文說攷黥布列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淮南
南衡山列傳徙為衡山王江王皆即霍山又始皇本紀乃西南
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案由淮水至南郡不過今之
衡山衡山又在湘山南此云之衡山亦即霍山與淮水近然則封
禪書之衡山亦是霍山非別用古文說矣孫引郭注因
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攷詩書左傳疏皆無此十字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今文岳一作嶽 ○史記曰西嶽華
何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風俗通山澤
篇曰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今文岳一作嶽 ○史記曰北嶽恆
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風俗通山澤篇曰北方為恆山
白虎通又曰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如西禮 ○何氏公羊解詁引如西禮蓋今文尚書馬本作如初禮則
本不同則必用王肅本王肅嘗習今文尚書故從今文以示異於
馬鄭古文也 ○今文如西禮下一本有還至嵩如初禮句 ○何氏

公羊解詁引尚書如西禮下曰還至嵩如初禮陳喬樞說如西禮
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又云中
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鄧公解詁
所引尚書曰云云真今文家之本也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
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
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古文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
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
祀志為蛇足矣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所居故不
巡焉者蓋指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諸
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為首善
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異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
神之禮中嶽亦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錫瑞
謹案嵩高為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為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
豈王者所居乎應仲遠兼通今古文風俗通義所云蓋用古文說
而以周制說亦未為得也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恆山嵩山
王都其說亦未為得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
也又曰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是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
為中岳白虎通巡狩篇曰中央為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

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皆與今
文說合不必王者所居乃為中嶽也近人有以霍太山為唐虞中
嶽者亦非古義

歸格于藝祖用特。今文作歸假于禰祖用特亦作歸假于祖禰

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
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
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出必告廟
何孝子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
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
日歸假于禰祖何氏公羊解詁作禰祖禮王制史記本紀說苑修
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錫瑞謹案或作禰祖或作
祖禰蓋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通引書一作祖禰一作
禰祖也禮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
告于禰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王制亦曰
天子將出造乎禰義雖不備而與大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侯
尚書同一師承班氏亦習夏侯尚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
以遷廟主行又云以幣帛告于祖載於齊車者蓋無遷廟主則以
幣帛故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節大

傳所引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
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
明廟不可空也較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禰蓋舉祖以
貶禰段玉裁云淺人刪去大傳禰字恐未必然今本白虎通
三軍篇禰祖作藝祖段以爲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是也

五載一巡守。大傳作五載一巡守。今文作五載一巡守。亦作五

今文有作載者非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五載一巡守。亦作五
歲壹巡狩。史記本紀作五歲一巡守。今文一作五載一巡守。亦作五
狩是今文尚書作歲也。白虎通巡狩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
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
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
陟風俗通山澤篇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
覽引逸禮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
年傳何氏解詁曰三年一使三公紬陟疏云書傳文又曰五年親
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
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壽祺說堯典無
此文蓋皆出伏生堯
典傳疏脫傳字耳

羣后四朝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時朝其
天子何氏解詰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喬樞說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
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
尚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
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為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漢書藝文
經說有與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
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
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為虞夏之制也
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為允鄭
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
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
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
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
巡守之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
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劬公之說為長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大傳曰見諸侯命百年命大師陳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
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
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
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考其功德安其身
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後漢書章帝詔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書與服志書曰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
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
禮也○今文敷一作傳○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
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
讀曰敷今文尚書敷多作傳敷土作傳敷聞作傳聞可證後漢
書梁統傳統上疏曰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史記作徧告
以故訓代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史記作肇十有二州決川無封十

訓字錫瑞謹案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表記引作后稷

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

四郊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與大傳注義同說文作兆引周禮曰

兆五帝于四郊然則兆為古文兆乃今文借字肇乃今文通禮曰

字史公作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古文尚書蓋同史記作肇馬

鄭以為肇當訓始故云分齊為營州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

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蓋本之漢志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

幽營之號此或古文尚書本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

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要與大傳今文義不合漢書地理志曰堯

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

九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孟康

注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

為九州據今文家說則十二州之分實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

可居之名洪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為十

二州水之既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之為十二州之說若

如馬鄭之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為十

二又合十二為九紛紛更置不煩乎江聲說先儒以肇之言始

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

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歷十二州上繫

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某次則災

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今文一作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

州濬川○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

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鄭以兆

為兆之假借蓋今文家說如是故兆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

下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州之為言

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象以典刑今文說以為畫象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

刑襍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

者上罪墨蒙赭衣襍履中罪赭衣襍履下罪襍履而已公羊襄二

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世順機徐疏以為孝經說疏曰

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

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

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

刑襍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今文傳書考證卷一

三

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
 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
 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臙者以墨蒙其
 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襪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本
 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漢書武
 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
 而民不犯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
 辟又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論衡儒增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
 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風俗通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曰
 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周禮司圜注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
 古之象刑與三國志魏明帝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皆今文
 說也今文說以象刑為畫象其義甚古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
 刑墨黥怪嬰共艾畢菲樹履殺赭衣而不純墨子曰畫衣冠而民
 不犯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
 以艾鞶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
 有缺佚又上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襪屨中刑墨蒙襪屨下刑墨
 蒙乃與鄭注所云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之義合據鄭注
 則今本大傳有缺文觀孝經緯可見孝經緯言
 下罪襪屨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流宥五刑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鬻男女不以義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
 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孫星衍說此則五刑之條目亦
 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知此五刑為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
 見其輕於傷體膚也錫瑞謹案古說象刑皆與今文義合而後世
 疑之者蓋疑五刑但飾畫象則五刑反輕於流宥或云象刑成罪
 不復齒故重似亦不然疑所謂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
 之象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玉藻有元冠縞
 武不齒之服也

鞭作官刑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鈞鑕之屬慘苦無極書曰鞭
 作官刑豈云若此三國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
 怠也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
 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韋昭國
 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
 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胥災肆赦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故唐堯著典胥災肆赦孫星

之食謂之胥尙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為之食是今文有說此胥災

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胥災肆赦○

怙終賊刑

孝經援神契曰刑者罰也過出罪施刑為著也行刑者

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大傳曰不赦有過謂之賊孫星衍說怙終賊

刑者言怙過不改則不赦也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

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案蔡

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刑之恤○今文一作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恤得

與謚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謚以溢我廣韻引云謚以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

大戴禮淮南子引皆作幽州漢書王莽傳曰流棊于

○史記五帝紀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獄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

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徐廣曰變一作變索隱曰變謂變其

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變和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

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為中國之風俗也漢書刑法志曰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恢

國篇曰共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不加於上唐虞

或言有罪之國錫瑞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

放流死于不毛錫瑞謹案大戴禮亦云以變北狄使變南蠻以變

西戎以變東夷與史記同變者謂流四凶於四夷使變夷狄之俗

同於中國蓋用夏變夷非如索隱之說用夷變夏使同於夷狄也

徐廣云作變則古本史記一作變字謂使四凶變和夷狄班固西

都賦曰北變丁令其所據史記蓋作變也蓋四凶皆有過人之才

絲之治水無狀乃殛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也楚辭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漢書鮑宣傳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曰故舜有四放之罰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後漢書楊震傳曰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是殛亦放也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歟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統說分別甚明蓋唐虞本無肉刑故四凶之罪止于流放也後漢書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一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則今文亦作幽都與莊子在宥篇合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今文作放勳乃殛落亦作放勳乃殛落。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也。落死也。釋名釋喪制曰殛落也。福祚殞落也。祖亦往也。言往去落也。段玉裁說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勳字。董子用今文尚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尚書者疑古文作放勳。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尚書。孟子繁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尚書錫瑞謹案中候攷靈耀皆作放勳。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亦或作勳。或作勳也。祖落。祖字。孟子爾雅論衡氣

壽篇皆作祖。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祖落不畱。祝長嚴新碑云。顛賈祖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祖落。是今文作祖落。與說文引古文作祖。無落字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白虎通四時篇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引書作載。其說分明。可按段玉裁謂後人改之非也。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尚書作三載。今文三載一作三年。孟子引經作三年。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春秋繁露煥執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白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殛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瞽瞍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亾人死謂之喪。言其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為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

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後漢書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趙岐孟子注曰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過密一作闕密。春秋繁露引作闕。

月正元日 帝王世紀曰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為正此時舜已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為月正也漢書王莽傳曰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元善也辭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疑誤倒非今文異文

舜格于文祖 孫星衍說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帝配也江澤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今文作詢于四嶽辟四門明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四目也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門明四目通四聰彊情通要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皆作通禹貢達于河作通于河顧命達殷作通殷秦誓不達作不通可證故漢人引此經皆作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經義也惟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今本潛夫論亦誤改為達矣陳喬樞本仍作達不作通與今文尚書不合。一作關四門。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關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到壽傳班昭傳潛夫論風俗通引皆作關。一作開四聰亦作開四窻。後漢書鄧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魯丕傳丕上疏曰陛下既廣納審審以開四聰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左氏文十八年傳杜預注曰關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段玉裁說蓋尙書本作窗之或字窗又窗之俗體聰又窗之同音字作窗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陳喬縱說尙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尙書作聰可知也然則作窗者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矣據鄧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策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錫瑞謹案風俗通云開窗何敞班昭引皆作開則三家尙書必有或作開四聰開四窗者漢楊叔恭殘碑云開聰四聽亦是其證陳本不載今文開字之異失之杜注引作達四聰達字疑後人改俞樾說釋名釋宮室曰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窗聰聲近而義通闢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窗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窗與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古明堂之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有窗故曰四旁兩夾窗白盛四窗卽四旁之窗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目四窗在旁故以喻耳

咨十有二牧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民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輔旗竝三人謂凡十有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

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牧應劭曰牧州牧也陳喬縱說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錫瑞謹案白虎通亦用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何武應劭之說爲長大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嶽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卽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君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入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無四嶽則四嶽卽在十二牧中亦可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日食哉惟時

案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餽譌脫然無左證未敢據定陳喬縱徑改經字作欽殊嫌專輒

柔遠能邇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說苑君道篇曰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親近安遠即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柔遠與能邇相對偽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深遠而邇○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漢碑柔多作深能而古通用見禮運正義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記曰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也錫瑞謹案漢衡方碑云敦履允元孔彪碑云惇懿允元疑今文

尚書惇德允元則今文尚書亦作德衡方孔彪二碑或以意改經字耳史記亦作厚德未敢據碑改經○今文一作蠻夷帥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錫瑞謹案儀禮聘禮使者朝服帥眾介夕鄭注古文帥皆作率帥大夫以入鄭注古文帥為率古文作率則今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毛用古文韓用今文亦其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記五帝本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又夏本紀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為度史

公蓋以居訓度也史公釋度百揆為居官蓋不以百揆為官名說見上入于百揆

兪曰伯禹作司空 史記曰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錫瑞謹案帝功蓋謂為司空即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可美帝功也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為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曰禹為司空不曰禹為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為官名者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則責於地公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地又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皆今文家說司空之義大傳與五經異義所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是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也鄭君云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此鄭別創異說即偽孔之所本或云禹由冬官進居天官皆非古義今文家無此說也

帝曰俞咨禹 史記夏本紀作嗟然段玉裁說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上也錫瑞謹案五帝紀作然嗟則史公所據本亦作

俞咨段
說非是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今文惟作維○史記五帝本紀作維是勉
懋哉與說文引虞書時維懋哉異史公作是作勉以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南聲教史記亦作暨則此經史公
所據本或作暨錫瑞謹案尚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

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

中候言禹讓益歸與此讓稷契皋陶不同者彼在堯時始為司空

之時故與此異也○今文一作皋皋○說文皋與詞也虞書

曰皋皋絲案古文皋皋為古文則今文尚書或亦作皋漢三家尚

書夏侯多參用古字見漢書皋陶漢書百官志作咎繇與說文引

書文相近則作皋

或亦夏侯本歟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

○今文作黎民祖飢○史記作
祖始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為政首孟康曰

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馬注祖始也從今文

鄭用古文
讀為阻

汝后稷播時百穀

○今文作女居稷○列女棄母姜嫄傳曰堯使
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

居稷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鄭注亦云

汝居稷官又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錫

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尚書本作居稷於義為長正義曰單名為稷

尊而君之稱為后稷非官稱后也此亦強說舜命其臣不當從尊

稱疑作后直是誤字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故因而致誤

史記周本紀云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郃

號曰后稷據史公號曰后稷之文則上文爾后稷之后亦當本是

居字蓋因帝使居稷故號曰后稷也若上文爾后稷亦當為汝居稷

曰后稷不亦贅乎以此推之則五帝紀之汝后稷亦當為汝居稷

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世后稷不辭亦當是世居稷人列女

傳云世居稷此世居稷之明證也作后者皆淺人所改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今文作五品不馴亦作五品不訓
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訓則責之司徒又曰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孝經援神契曰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訓章賢傳韋元成自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曰五品乃訓漢紀曰契作司徒訓五品後漢書鄧禹傳曰五品不訓陳蕃傳曰齊七政訓五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曰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胡公碑曰訓五品於司徒又曰訓五品於羣黎太尉楊公碑曰將訓品物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鄭注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用今文尚書說苑貴德篇引作五品不遜子政用今文亦當作訓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

汝作司徒 徒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又曰司徒徒人不言人言徒者徒眾也重民眾

敬敷五教 而敬敷五教列女傳引經亦作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文烈侯楊公碑曰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應劭漢書注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則今文家說五教與左氏傳同義今文尚書敬敷五教上多一而字也足利古本亦有而字陳喬樞本未引○一作祇傳五教○漢孔宙碑云祇傳五教三家今文異字也今文敷多作傳陳喬樞本亦未引

在寬 ○今文作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作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後漢書質帝紀注鄧禹傳大司徒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

策文袁宏後漢紀鄭君商頌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後漢書明帝紀和帝紀王暢傳寇榮傳亦皆云五教在寬唐石經五教下猶疊

五教二字是今文與古文並有之也史記五帝紀不重五教二字後人刪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史記五帝紀漢書刑法食貨志王莽匈奴傳也孔宙碑云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寧俞樾說東嶽黔首亦華夏

之入也而云猾夏殊不可通竊疑虞書猾夏尚有別解說文夏中

國之人也從父從頁從頁從日兩手又兩足也此說蓋不可通豈中

國之人有首有手有足而外國之人無之歟又豈中國所以為中

國者止以有首有手有足歟則夏變二字其意正同而一以為中

似人從頁已止又其手足然則夏變二字音相遠而意正同變從

國之人一以為貪獸何歟愚謂夏變二字音相遠而意正同變從

手則為擾亂字疑夏字亦有擾亂之義故漢碑擾字往往作擾李

翊碑時益部擾攘敏碑京師擾攘周公禮殿記會值擾亂皆省

變為夏蓋由義本相通不得竟謂漢隸之苟且也古語以猾夏二

字連文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案俞說甚有理可即孔宙碑以攷

今文異說之遺○今文一作蠻夷猾夏○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

族篇亦引作滑法言孝至篇云宗夷滑夏則今文尙書作滑夏史
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作猾蓋篆體從水從犬之字偏旁相似
而誤白虎通禮樂篇曰何以名為蠻夷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
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因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
傳夷無禮義蠻者執心違邪風俗通曰東方曰夷東方仁好生萬
物所觸地而生夷者所也南方曰蠻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
者慢也此今文
家解蠻夷之說

寇賊姦宄 ○今文作寇賊奸宄 ○大傳作奸宄 ○一作寇賊姦軌
○史記作姦軌漢書刑法食貨志後漢書李固傳皆作

姦軌王莽傳潛夫論高
誘呂覽注則皆作姦宄

汝作士 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孫星衍說據大
汝作士 傳白虎通皐陶爲司馬三公之職錫瑞案經列九官惟

有司徒公二日司馬公三日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鄭注此夏
日之官也又王制注曰此夏制也周禮序官疏引夏傳曰司馬在
前攻工記序工疏引夏傳鄭注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
正官名鄭君兼通今文古文說孔穎達賈公彥皆得見伏生大傳
原本合觀諸說是大傳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乃夏傳之文伏

生以爲夏制未以爲虞制其謂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
亦卽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皐陶爲司馬如孫氏之說
也陳喬樞又以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益以虞及典
樂納言爲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不古自造官制尤不可據尙
書刑德放曰益爲司馬說苑君道篇曰契爲司馬論衡初稟篇曰
棄事堯爲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
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皐陶爲大理獨斷曰唐虞曰士官
史記曰皐陶爲理尙書曰皐陶作士是士卽理官漢書刑法志引
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 ○今文一作士師 ○呂覽高誘注文
選應劭注皆引書汝作士師則今文尙書別本有多一師字者段
玉裁云唐石經五刑有服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
于五刑案高誘引虞書曰汝作士師五刑四字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孫星衍說服謂畫衣冠三就者就當讀如纁
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屨下刑墨幪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
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

五刑爲
肉辟者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五流有度

五度三居維明能信正義曰按謂度其遠近為三等之居也潛夫論德化篇曰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孫星衍說史公宅俱為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有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循也不循教謂傲狠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為棘棘之言徧使之徧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君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西二為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錫瑞案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以補今文家說之遺若史記集解引馬融說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國語賈逵韋昭注皆古文說與今文說象刑不合陳喬樞據為今文非是。○一作維明維允。○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衡方碑用今文尚書云少曰文塞與今文合可證則今文尚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史記曰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於是

以垂為共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注曰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

○今文作朱斯柏譽為二人列上中朱殳聲表朱斯柏譽為二人列上中朱殳聲

近柏伯與譽古通用

帝曰俞往哉汝諧

孫星衍說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治事案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尚書博士缺上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闕為議郎用此經文。○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今文作禹曰益哉。○史記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皆曰益可尚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段玉裁說此當依馬鄭王毛詩秦誡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俞益女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輿本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女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可皆者僉之訓詰

字也此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揚子雲著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相合則子雲亦習今文尚書不得因子雲好古文字遂傳會以為古文尚書也羽獵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尚書亦作禹曰與馬鄭王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曰惟方興本作僉曰耳史記亦當作禹曰今作皆曰乃後人據方興本改之陳喬樞謂今文尚書作僉曰非是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記曰於是益為朕虞漢書地理志曰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敘

曰垂作共工恭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後漢書劉陶傳曰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朕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今文尚書皆以朕虞二字為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予虞用今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并朕為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為朕虞不云以益為虞是史公以朕虞為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為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段玉裁說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古

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即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為一人即柏虎朱虎熊羆共三人與鄭注以為二人異亦不如段氏說以為四人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史記曰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孫星衍云知諧字當訓作偕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嗟四嶽集解引馬融說漢書注應劭皆曰天神

地祇人鬼之禮也蓋今古文說同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今文作咨爾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星衍說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其云伯夷乃史公以意增夷字猶以允子朱為嗣子丹朱使人易曉耳若以多夷字即屬古文則嗣子丹朱亦古文乎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陳杞世家曰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潛夫論志氏姓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為堯時四嶽故舜尊為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即在四嶽之中。一作柏夷。古今人表作柏夷。一作百夷。蔡邕彭城姜伯淮碑曰在皇唐蓋與四嶽

共葉百夷能禮于神
舜命秩宗爰封于呂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蔡邕胡公碑曰夙

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是漢人以四字為句近人謂當於哉字絕句非是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論衡書虛篇曰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伯夷伯夷稽

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錫瑞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蓋用今文尚書以漢之太常典禮

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仲任以漢之宗正當之似誤

帝曰夔命汝典樂

史記漢書皆作夔。○今文夔一作歸。○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即夔

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歸者書多同今文蓋三家今文有作歸者

教胄子

○今文作教胄子亦作胄子。○史記曰以夔為典樂教釋子漢書禮樂志曰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

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段

玉裁說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釋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鬻子之鬻斯

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誥字代經字此釋子即經之育子楊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

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為音義馬本王本作胄

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夔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

文十四篇士部曰育養子使從善也從士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陳喬縱說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

今文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前文經之同於夏侯

侯尚書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記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尚

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記以訓誥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

作善即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尚書當為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案陳說是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

○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剛而不虐蓋以意易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傲漢志作敖師
古曰簡約而無敖
慢也敖讀曰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史記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今文一

樂志云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錫瑞謹案班氏引經與史公不同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異義也班氏用夏侯說蓋以咏為歌詠之詠不作永字解禮樂志篇首云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是以詠為實字其義甚明說文云歌詠也又哥聲也古文以為哥字詠或作咏是哥歌詠咏皆即一字論衡謝短篇云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仲任所據本與班氏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尚書歌詠言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柯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尚書歌詠言之義史記於上句歌長言作長乃以故訓代經下句聲依永不作長仍為永字上下異文疑史公所據經文上下兩永字其音義必有異若皆作永皆訓長上句歌長言可通下句聲依長不辭甚矣

釋文云永徐音詠徐仙民讀永為詠蓋本今文尚書疑史記永字亦當讀詠若漢志明作咏字師古乃以永長之義解之非也陳喬縱謂當從史記作永蓋未解漢書作咏之義

律和聲續漢書律厯志曰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春秋繁露正貫篇曰德在天地神明休集竝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

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謂也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風俗通聲音篇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樂緯叶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史記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今文尚書神人以和下有
此十二字也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輅置岳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磬之音以舞百獸樂緯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
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漢書劉向傳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禮樂志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
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
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風俗通聲音篇文同論衡感虛篇曰尚書曰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
人耳同也陳喬樞說尚書虞夏傳言麋賓聲狗吠彘鳴及僕介之
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麋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
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今文一作擊磬拊石○
漢紀引劉向說作擊磬疑今文異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引書曰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潛夫論斷訟篇曰
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
以示小民所據今文尚書皆與古文相同揚雄尚書箴曰龍為納
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子雲所
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尚書當古之納言也○今文一作朕聖讒
說殄偽振驚朕眾亦作齊說殄行振驚眾○史記曰朕畏忌讒說
殄偽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段玉裁說畏忌者

聖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孫星衍說漢景
君碑殘偽易心殘殄聲相近疑即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
也案史記行作偽者古以作偽為行周禮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債
慝者而誅罰之疏謂後鄭以為行濫又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書
於民謂物行苦者羣書治要崔實政論曰器械行沽潛夫論浮
侈篇以牢為行後漢書王符傳作破牢為偽是行偽義同之證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蔡邕西鼎銘曰出納帝命乃無
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
以尚之太傅胡公碑曰夙夜出納紹跡虞龍○今文納一作入○
史記曰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揚雄尚書箴曰出入朕
命漢書百官公卿表漢紀皆曰出入帝命是今文尚書箴作出入也
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維
允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
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錫瑞謹案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臯陶契后
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
未分職於是舜乃至文祖云云又曰此二十二人咸讓垂主工師百
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
 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據史記之文
 則史公用今文家說二十二人為禹臯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彭
 祖凡十人合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者蓋四嶽即十二牧
 之中故史公數二十二人之功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
 史公所據古說有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
 則彭祖自堯時已舉正與史公說合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
 兄子建是始昌為伏生三傳弟子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為博士
 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小戴與大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故
 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曰是故臯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
 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
 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功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
 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即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
 致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
 人即上所數之二十二人無可疑者乃後人不用古說多生異義
 馬不數臯陶稷契而數四嶽鄭並不數四嶽而數及斯伯與朱虎
 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及斯朱虎熊羆為二十五人蔡沈

以四嶽為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為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
 無一可通皆由不知折衷於今文江段孫陳知致今文而不知引
 史記為據殊不可解

欽哉惟時亮天功○衡方碑云剋亮天功。今文一作維時亮天工

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云惟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書食貨志谷永李尋傳白虎通潛夫論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

三載考績則今文尚書有作三載者不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

三歲考績。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以三考黜陟幽明為句大傳云

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

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陟幽明其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

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鬯以祭不得專征

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

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

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稱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皆同大傳之義段玉裁云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其說非是。一作三考。紂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亦以三考。紂明為遠近以紂陟絕句。白虎通考。黜篇曰。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後又兩引三考。黜陟皆以陟字句絕。漢書食貨志。李尋傳。三考黜陟。又傳皆引三考。黜陟與史記合。蓋三家今文之異也。考績有二說。一以為三攷。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歲大考。紂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并。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春秋繁露。考功各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紂。陟命之曰。計則以黜陟。須至九年。白虎通曰。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之。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為百里。之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再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

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潛夫論。三式篇曰。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皆以為一考。即黜陟與大傳繁露所云。三考始黜陟。不同。黜陟爵土先後。又有二說。白虎通。贊篇引書傳云。三年。珪不復。少紂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紂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與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爵。再紂。則紂以地。三紂。而地畢。其說略同。白虎通。又曰。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紂。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紂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則以為先地。後爵。與大傳所云。先爵。後地。異亦三家今文說之不同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紂陟。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之下。也是今文說以三歲考績為三公。述職之事。

庶績咸熙

○今文一作庶績咸喜說見前

分北三苗

論衡率性篇曰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此蓋申釋舜所以分北三苗之意也賢者撫之以

恩不肖者施之以教孫星衍說此三苗似非竄三危者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服者衡山在南岐山之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不服案其事見淮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堯時三苗已竄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荊州之地是舜時三苗非堯時所竄也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分北者即呂氏春秋所為卻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今文作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史記五帝紀曰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段玉裁說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為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尙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齡誅堯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誅堯在位五十載而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誅堯在位則不為五十而慕之證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尙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而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然則古文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為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冲遠謂之讀此經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為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堯生三十言之皆合鄭君云登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

庸二十蓋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中庸鄭注曰徵或
 爲登孫星衍說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
 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錫瑞謹案白虎通
 巡守篇曰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
 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尙質故
 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論衡書虛篇曰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
 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
 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
 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
 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
 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
 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
 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
 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
 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據班孟堅王仲任說則
 今文家以爲巡狩與史公義同而仲任自爲說以爲治水然舜禹
 崩時已無水患舜禹分部治水其事絕不見他書近人又以虞時
 南嶽爲九疑故舜南巡及之而據今文家說虞時南嶽是霍山竝
 非衡山若九疑爲南嶽其說尤不見他書皆臆說不足據也淮南
 修務訓云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韋昭國語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

於蒼梧之野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爲征
 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卽繼以陟方乃
 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
 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受業

宋名璋
袁宗濂

校



